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微宗註曰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
隱鬼榮也人奧思慮蘊至神也天地與人
有所謂奧而皆冒於道道也者難終難窮
難測難識故為萬物之奧道為萬物之奧
則物者道之顯歟

疏義曰道之為奧其深莫測如室之奧而
深密焉如淇之奧而深闊焉凡戾顯而入
隱皆有所謂奧太元論三舉所以各言其
奧也且天以不見為元西北則於卦為乾
復手至靜化精之所鬱也鬱化精則氣機
審移陽遇陰而鬱矣故曰天奧西北鬱化
精也地以不形為元黃泉則深不可測冥
於至幽鬼榮之所隱也隱鬼榮則陽氣潛
萌藏其體而隱矣故曰地奧黃泉隱榮鬼
也人以心腹為元思慮在人俛仰而再撫
四海恍惚而經緯萬方至神之所蘊也蘊

至神則妙於無方而不可測者也故曰人
奧思慮蘊至神也三才異位各有其奧天
雖有奧而道能生天地雖有奧而道能生
地人雖有奧而人在道中所以皆冒於道
於道不可以形數求故也三才未離於形
數而道不可以形數求可謂難終難窮而
未始有封難測難識而莫窺其妙者也善
貸且成其化密庸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
道無名長養萬物故為萬物之奧道為萬
物之奧則自無出有職職陳露不得遜而
皆存物其道之顯歟

善人之寶

微宗註曰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
得聖心循焉

疏義曰有以物為寶者傳言寶珠玉是也
有以道為寶者若此言善人之寶是也善
人不以物為寶而所寶在道是以自人入
於天由善達於聖無入而不自得也蓋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善人知善出於道而成於性故其不贊之

樸能利而行之也利而行之則好之無數
行之不怠能盡其性可以贊化育而配神
明矣蓋自可欲之善積而至於充實之美
積善成性也自光輝之大進而至於不可
知之神神明自得也若夫聖心循焉則由
是道而不違矣實而持之孰大於此
不善人之所保

微宗註曰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
非邪也靜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

疏義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也而
反焉則無非傷也無為也而動焉則无非
邪也反无非傷也惟去智與故順其理而
不違然後能守其全而物莫之傷所謂誠
全而歸之是已動無非邪也惟虛緣葆真
靜其性而勿撓然後能得其正而邪莫之
入所謂四六不盪胸中則正是已順其理
而全靜其性而正舉天下之物曾不足以
易其守可以保身而無危亡之憂乃其宜
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能順其理斯
可以窮理能盡其性斯可以盡性能保身

斯可以至於命不善之所保不外是也
美言可以市專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
棄之有

微宗註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
貴言美而可悅行專而可尚猶可以市且
加於人而人服從况體道之與編覆包含
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疏義曰心居中虛靜則喜淵發於言則為
風波止則居實見於行則為實喪言風波
也行實喪也皆溺於末流而非道之所貴
也然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則言美而可悅
者猶足以市欽慎威儀維民之則則行專
而可尚者猶足以加人况體道者乎惟體
道之真滋發萬化總攝衆妙如天之運兼
覆無私如海之容包含不遺彼雖紛紛自
異皆會之一理又何所殊乎然則人之不
善何棄之有語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
不容故惟體道者為能盡合弁之公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
坐進此道

微宗註曰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
三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
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
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
故民從之如歸市

疏義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
之在心守執為大守身為大所守至約則
所施至博矣古之言治者自慎厥身脩思
承至於邇可遠在茲自脩之身至於脩之
天下則以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故
也貴為天子立為三公以道化民則天下
將自賓雖有拱璧駟馬以招賢得賢以為
邦家之光而不務進道以脩身則不能有
守矣不能有守是捨己徇人失自治之道
矣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不
如坐進此道以自治為先故也所謂自治
非外鑠也求諸己而已能求諸己則用人
惟己矣昔帝堯克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
時雍文王誕先登于岸以至於御于家
邦每得諸此雖然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

以治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則治之要在
知道也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則以聖人
者道之管也民從之如歸市則以聖道群
心之用也夫聖人民之父母也聖人尊之
於上斯民從之於下其執大象天下往之
謂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
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微宗註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
所以求之于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
故也惡者遷善惡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
歟道之善救者如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
下莫不貴者道也
疏義曰心者道之主宰則道未始離乎我
道不可以情求則道未始滯於物惟不離
乎我故反而求之自得其得以求在我故
也惟不滯於物故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
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以求在外故
也求在我者求有益於得求在外者求無
益於得然則求而不得者以道在邇而求

諸遠而善人求以得者求在我者而已蓋道之在我與美皆備人患不求爾誠能因心會道則惡者可以遷善修德回覺而無過舉之失愚者可以為哲造理而悟無多歧之惑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救人如此則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則以莫之爵而常自然故爾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微宗註曰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疏義曰道妙於無不可以體求即其大全而言之姑謂之體而已所謂道之體若莊子言古人之大體是也道之體既妙於無則寂然不動是無作也無作故無為無為則至為去為矣無狀之狀是無相也無相故無事無事則無為事任矣澹然自足是無欲也無欲故無味無味則味味者未嘗

呈矣與事造業為之而成雖曰有作而為出於無為耳目鼻口各有所事雖曰有相而事出於無事口之於味人所同嗜雖曰有欲而味出於無味以見用之所以妙也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所以應物之有自無適有爾所以體道之無至無以供其有爾於斯三者以觀之道之體用槩可見矣

大小多少

○微宗註曰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思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疏義曰以物觀之自徇殊面曷空之與大澤毫末之與馬體以形異其小大而圓於形以數差其多少而拘於數以道觀之萬物一體以北海為大曾不知大而不多以涇流為小曾不知小而不少以物量無窮不可為倪故也若是則怨之有其辨恩之因其心二者雖正之器非正之道也施手

無報大同於物又烏睹其辨哉聖人以道之虛受天下之塵實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所以同萬有於一無合衆小而歸之能成其大者天覆地載廣乎其无不容而已故帝王以天地為宗而為域中之大報怨以德

○微宗註曰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則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

疏義曰全德之人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則无取於冠冕之賞是爵祿不足以為勸也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則无畏於斧鉞之誅是戮恥不足以為辱也榮辱之來無益損乎其真則知是非不可為分細大不可為倪約分之至而卒無所分矣又何怨之有非至德者能之乎宜其所尚者德而已蓋陽為德陰為怨報怨以德則冥而无所辨通而无所節是謂出怨不怨所以為德之上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徽宗註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疏義曰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故慮遠者不忽於其易經曰為之於未有故知幾者必察於其細千丈之堤可謂川有防矣以螻蟻之穴小而不止其潰則消消不塞將成江河百尺之室可謂居之安矣以突隙之煙微而不慎其焚則焚焚不救災矣柰何白圭之行堤也必塞其穴是以无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必塗其隙是以无火患然則圓機之士其作炳於忽眇綿用智於未奔沈每及於此所以發韓非之論也由是觀之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矣詩於吉日必曰慎微者以事起於甚微故也及其末則不可勝圖矣易於思患必曰豫防者以其末為難圖故也聖人智通於神所以蚤從事者知此而已與荀卿所謂先事慮

患謂之豫同意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徽宗註曰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疏義曰土始一塊總合成田水始一勺總

合成川然則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理宜

然也聖人躊躇興事以每成功所以致大

治者亦為之於小而已詩稱文武之治積

小雅而為大雅其作始也小其成業也大

所以成内外之治始於憂勤而已使其亂

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孟子舉詩鴟鴞

言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以

明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蓋欲治之

於蚤也豈若大寒而後索衣裘者乎然則

聖人以此詩為知道者以此然則天下之

事小可為也大無及已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

之故終無難矣

徽宗註曰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

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

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以體无故也

疏義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則禍固多藏

於微易之者俾天不宜則禍固發於人之

所忽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蓋欲

不忽其微而已聖人之應世與民同患至

智足以周物理遠覽足以照幾先謀之未

非常慎微以慮其始慎終如始而不忽人

之所忽故初无輕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

患也記曰與其已怨寧無諾責无輕諾

之行則言必顧行矣傳曰苟以為易難將

至矣無多易之行則動必迪吉矣以此遊

世則必應曲當終无難矣然所以致此非

樂通於物也凡以無為無事無味體道之

無而已道之所在孰能難之免驚卒章言

無有後艱與此同意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徽宗註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

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无

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水微者散之則不著賢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沉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沉所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疏義曰事隱於未然莫不有自然之理肇於已然莫不有必至之機理之所藏深矣非至神不足以洞察機之所發微矣非至智不足以灼知安者危之對有其安必危未兆者已形之對未兆則形泯此理之未然者也脆者堅之對則堅已肇其質微者著之對則著已闡其端此事之已然者也持之於安則无危所以能保其邦謀之於未兆則不形所以能防其患聖人之知幾也知幾其神乎知微知彰作炳於忽眇綿神以知來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所以能慎之於履霜微者散之則不至於著所以能察之於毫末賢人之殆庶幾也智之於賢者於復則不逮於過則不二辨之於早智之事也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豫

之六二當理而悟所以為聖人之知幾復之初九造形而後悟所以為賢人之殆庶幾惟其知幾故不終日正吉惟其殆庶幾故無祇悔又烏有奔壘沉流之患乎蓋車所以涉險航所以濟難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則聖人無所用智焉揚雄對或人之問所以言用智於未奔沉然則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則有終踰絕險烝徒揖之之安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徽宗註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觀指而知歸故不為福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疏義曰夫有形生於無形凡圓於有形莫不自微以至著則大必滋於小也將尋斧柯始於毫釐之不伐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可知若升高必自下則高必基於下也丘山崇成始於累土之不輟九層之臺起於

累土可知自過以及遠則遠必自於近也將致千里積於跬步之不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可知是三者其作始也簡原其始則小其將畢也必巨要其終則大其理然也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聖人見端而思

末所以索其至觀指而知歸所以要其宿觀於遠近默與理契故不為福先福亦不至不為禍始禍亦不來因時而起循理而動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緣於有感而應之耳彼天下之事日投吾前將謝之而莫為則眇綿之中固有不可不為者然有而為之其易耶必待於躊躇而後興則不以易而為之也惟不以易而為故事之所興咸底成績巍乎其有成功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徽宗註曰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昧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疏義曰天下之理可因不可為可任不可

執為之以求成適所以敗之執之以求得適所以失之聖人體道之無靜而無為不從事於務也斯无事任之責故無敗變而無執不以故自持也斯無事故之累故無失世之昧者殊不知時無止分無常乃規度而固守之蔽於一曲不該不徧是何異刻舟求劍膠柱調瑟宜其去道愈遠而不能趨變也能無敗失者鮮矣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徽宗註曰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
 疏義曰傳曰有足者可至於丘則道必致其至中道而止則無所至矣又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塗必同其歸半途而廢則無所歸矣仲尼有吾弗為己之語蓋以是也非特為學如此雖從事者亦然使其志厭於所守力倦於所行始勤而終怠則事亦無所濟矣始勤則悅於須臾終怠則厭於持久凡民之情易遷於物始勤終怠蓋莫

不然惟其止而不進廢而自畫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孟子與有為者之嘆所以磨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徽宗註曰歷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
 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為而不成
 疏義曰成王戒卿士必言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者蓋內盡其心所謂志外盡其力所謂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心已怠而力已疲鳥能不倦以終之哉伊尹曰終始惟一
 一時乃日新惟終始惟一故能至誠不息
 圖惟厥終惟時乃日新故能力行不倦雖休勿休以此施之於事則事必就緒而後已何為而不成所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者曹其然矣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
 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徽宗註曰欲利者以物易已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无為聖人不以利累

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絕學者所以無愛而樂

疏義曰莊子言次性命之情以繁富貴則欲利者以物易已而汨欲於俗列子言學者以多方喪生則務學者以博溺心而雜學无統夫豈足以造乎无為夫所謂无為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而已以物易已則喪已於物方且與動馳不知即動而靜以博溺心則心技而疑方且為實礙不知損實為虛故不足以造乎無為也聖人不然不以利累形求之在我也所欲在內而不在于外欲出於不欲而已其利為悅共給為安
 不拘一世之利為己私分在乎兼足天下焉正莊子所謂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是以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則去人為之偽也所學在心而不在迹學在於不學而已因性所有習以成之不以支離曼衍益

已因性所有習以成之不以支離曼衍益

其真期於朝徹見獨焉正詩所謂學有緝熙於光明也故以復衆人之所過蓋窮巧極珍難得之貨也聖人不貴之者欲使民不遷於物而已可謂我無欲而民自足矣捨本趨末衆人之所過也聖人以復其過者欲救其過使歸諸道而已可謂常善救人而無棄人矣蓋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賢人則異乎衆人賢者之智猶有所謂過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則性情反德德至而同於初將至於見道而絕學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此絕學所以无憂也若顏氏之子忘仁義禮樂而簞歌拚茹不改其樂其於聖人樂以忘憂為殆庶幾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微宗註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為者敗之故不敢為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智巧
疏義曰天運乎上不產而化地處乎下不

長而有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若動若植明區異狀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而萬物得由其道者豈或使之其生化形色智力消息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則不益生不勸成因其固然付之自爾故能成其性也然而天无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所以成其性者豈假人力為之哉為者敗之且有助長之失故不敢為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也恃道化則順物自然而無容私不任智巧則去智與故而循天理將無為而萬物化矣彼刻楮者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鮮矣何足以語道化之妙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微宗註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悛无為而悅夫嗁嗁之意屈折

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善貸曲成而其仁顯故民可使由之巧妙功際而其用藏故不可使知之易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是也古之善為道者每得乎此以謂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推此以化民則民莫不由之得之於觀感反其常然而復性之本將以愚之也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故無所施其智巧焉蓋天下有常然曲直無待於鈞繩圓方無待於規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相忘於道術而去其智巧之心斯不失其常然矣自非善為道者何以臻此三代而下釋夫恬悛無為而不知處無為之事悅夫嗁嗁之意而不知行不言之教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而失之戕賊是待鈞繩規矩而後正也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過於拊偃是待繩約膠漆而後回也若是

則失其常然矣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蓋明民而治之非所以治天下惟在之宥之則民日趨於平泰之域無事而生定矣又何治天下以感子之心為故曰有治天下者哉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徽宗註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疏我曰弓弩畢弋之知多則羽而雲翔者不能高至罔罟罟罔之知多則鱗而川泳者不能趨深削格羅落宜采之知多則足而蹠實者不能走墮在物尚此況於人乎故知詐之變多則俗惑於辯莊周即物理以驗人事則知萬物皆由於道而不可授之以智所以言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也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以道之虛靜出為天下應耳又何智之足為是以善言治者論太平之本則曰智謀不用語道化之妙則曰不恃智巧豈非治之要者在知道而不在於好智者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徽宗註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疏義曰莊子曰智者爭之器智出乎爭則民多逐利而機巧所謂法出者非法不足以繩之也嚴為法禁容有抵冒而生姦究之心者不能齊也所謂令下者非令不足以號之也令出惟行容有面革而起詐偽之情者不能止也經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則姦詐可知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徽宗註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朴摺斗折衡而民不爭

疏義曰莊子曰道者為之公以道為公則民皆不約而自孚所謂焚符破璽非焚而破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所謂剖斗折衡非摺而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無所用也經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足民正而足則其朴鄙不爭可知所謂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措式

徽宗註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措式

疏義曰表正則影正源清則流清自然之符也聖人位乎民物之上端表澄源無為而天下化明夫用智與不用智而已知此兩者則知治國貴清靜而無俟於用智也不以智治則聽唱視儀者得効法於觀感之際孰不則而象之以為措式哉蓋則猶作則之則以其有則則之也象猶非象之象以其有象象之也惟其有則象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措式若荀卿設為國之問有曰槃圖而水圓孟方而水方意與此同常智措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徽宗註曰玄者天之色常知措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疏義曰妙而小之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

常知楷式而不用智則以抱一為天下式也。若然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宜其與天合德無聲無臭深不可測無際無分遠不可窮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若列子所謂疑獨者是已。故曰與物反矣。自非入而辯物與天合德者疇克爾哉。二十五

然後乃至大順。微宗註曰：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緜緜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疏義曰：在易之豫有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是順者天之理也。自其體而言則乾為至健，即其理以觀則乾以易知，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順所以為天之理者，與乃至大順者去使然之智，故即自然之至理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者，此也。莊周著天地篇，論性情反德，德至同於初有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緜緜若愚若昏是

謂玄德同乎大順，蓋天地之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合則通於天地，同乃虛而已。緜相合非斷合而合也，非有所知見而合也。若愚則冥心而無知，若昏則膠目而無見，無知無見是謂玄德。至於玄則性天

自然無所與迕而同乎大順矣。惟其若愚若昏所以能去智，惟其去智所以能原於德而成於天。莊子於天地篇之首言天德而已矣，意與此合。二十五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微宗註曰：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疏義曰：帝言德王言業，此興事造業所以為王公乃王，王乃天，此其一上比所以為王。王有歸往之義，所謂下民之王者是也。下民所以歸往而親附之者，以其容而下之，有下下之道，故也是以近者誣歌而樂

之速者竭蹶而趨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禦也。經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民之歸往豈不相似。然天保序言君能下下而詩言无不爾哉，承其知善下之道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微宗註曰：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眾。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疏義曰：貴以賤為本，故易於屯言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雲雷垂作於卦為屯，天造草昧之時也。初九為經綸之君，能以謙自牧，忘其貴而天下民之所求也。所以能大得民者，其民者得其心也。得其心者，是豈教誥之所能令哉。以其言下之，故處上而人不重。彼皆有願戴之心而從之也。輕若孟子言從之者如歸市，是已以其身下之故。

處前而人不害彼皆有樂附之誠而利之者象若莊子言利仁義者象是已然則四方之民莫不親之若父母愛之若芝蘭無思不服得之於心悅樂推而不厭矣易曰百姓與能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以聖人之成能而百姓與之則親譽之至且無時而斃矣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 微宗註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 疏義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以賢下人猶能得人况行賢而無自賢之行固宜為人之所愛宜乎陽子居有是言也蓋行賢而無自賢之行則能處乎不爭之地安往而不愛則物不能與之事矣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 微宗註曰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

戴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 疏義曰肖人者其體小故肖物者小大者人之所因故為物所肖者大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由七十子以觀仲尼則小大固可知已然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其得道之本宗焉夫道覆載萬物者也道為萬物祖故有萬不同莫不由之天地雖大秋毫雖小皆不外於覆載之內所謂洋洋乎大哉言其無不該徧廣乎能容也為物所肖而非肖物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可名於小豈得為大乎自道之外何物之有即未始有封言之固不可以議其將強為之名曰大爾

○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 微宗註曰異乎俗世之見而守之不失者我之所寶也

○ 疏義曰聖人則異賢人矣以賢視聖猶有所異况世俗之見其異之也固亦遠矣所謂三寶者在世俗則蔽於私見妄以為小

○ 殊不知即理以觀乃所以為大也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失則善抱而不脫未始須臾離也可謂寶而持之矣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則知我有三寶在內不在外持之不可不至也惜夫世俗之人知寶其實而不知寶其所以寶適為身之累是以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一曰慈

○ 微宗註曰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 疏義曰慈以惠物為心仁以愛人為本故天倫以父慈為先燕飲以慈惠為示要之皆本於愛也得非慈為仁之實乎老君言道德絕仁而實此曾非絕之也欲明仁之實而已

二曰儉

○ 微宗註曰儉以足用禮之節也

○ 疏義曰儉者德之共禮於用貴稱故儉不中禮則褻急儉而用禮則適宜要之皆貴於足用也得非儉為禮之節乎孔子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曾非奢之也欲明禮之節

而已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微宗註曰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

疏義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

道曰剛柔則不求勝人以濡弱謙下為表

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剛則求勝人雖以出

眾為心局常出手眾哉苟或能剛不能柔

為先以求勝人是尚力而不貴德也力者

爭之端尚力則好勇而物與之敵若莊子

所謂以巧鬪力是也謙者德之柄貴德則

柔異而物莫能賤若易言天地人神皆取

於謙是也然則求勝人者尚力而不貴德

孰若不求勝人者貴德而不尚力哉能不

尚力則知不敢為天下先能謙抑而進於

德矣是以抑抑威儀為德之隅

夫慈故能勇

微宗註曰文王視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

疏義曰仁者必有勇故愛人者惡人之害

也有心者必有威故有常德足以立武事

也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孟子稱其視

民如傷何可謂能慈矣遠至赫赫斯怒以整

其旅有武功以伐于崇則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其勇莫能加也慈故能勇有見於是

儉故能廣

微宗註曰閉藏於冬故蓄鮮於春天地尚

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

疏義曰易曰坎為隱伏坎以方則北於時

為冬萬物之所歸也故伏藏者必於冬言

之又曰震為蕃鮮震以方則東於時為春

萬物之所出也故蕃鮮者必於春言之惟

閉藏於冬然後蕃鮮於春一氣之運而萬物

之理其消長自有時其盈縮自有數賡足

一切而未嘗侈化出萬有而未嘗費天地

尚然況於人手且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觀

夫坤為吝嗇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則知

天地不能常侈常費可知矣惟其無所侈

費所以能致其廣大驗之人事亦若儉故

能廣而已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微宗註曰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

故為器之長

疏義曰天為萬物父化質覆育默旋於太

虛之中職職羣動出於機者與之出而不

辭歸其根者與之歸而不逆順物自然因

其成理而已然固於生成之數者成於此

受命而不能外其素倫則天之道不爭而

善勝矣道之尊首出庶物而天下莫能卑

故為器之長老氏於知雄守雌亦曰聖人

用之則為官長蓋聖人體道之無虛已以

遊世處乎不爭之地而天下莫能與之爭

大道已行矣豈非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

器長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

矣

微宗註曰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

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眾而不知儉

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為

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疏義曰三寶者一性之真非人為之偽也

惟物我兩忘然後能寶而持之世之人捨
真遂偽昧於至理以我敵物與接為播知
勇之足以勝人以力相誇而不知慈乃能
勇有所謂仁者無敵知廣之可以夸眾以
侈相靡而不知儉乃能廣有所謂用之不

可既知器長之足尚以能相於而不知自
後之為要有所謂自後者人先之是皆剛
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故曰堅強者死
之徒也昔莊周論博大真人有曰常寬容
於物不削於人則慈可知矣有曰徐而不
費以約為紀則儉可知矣有曰人皆取先
已獨取後則不敢為天下先可知矣若老
氏者可謂能允蹈之其於垂訓非獨載之
空言又見於行事世之人乃捨此而謂剛
強危其身亦弗思之甚也真所謂蔽蒙之

民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徽宗註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
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
兄効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疏我曰孟子曰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所
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以民之所好在於仁
也仁者無敵則能與大和利致大順民之歸
仁猶水之就下故以戰則勝而舉萬全之
功也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荀子所謂

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
兄然則効死勿去以守則固者以民之所
懷在於仁也昔成湯克寬克仁乃能敷秦
其勇而莫敢不來享是仁人無敵於天下
也太王有至仁故邠人從之如歸市是民
愛其上也在上者以德行仁而無敵在下
者心悅誠服而愛上故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慈之為寶豈小補哉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徽宗註曰志於仁者其衷為天所誘志於
不仁者其鑿為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
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為先
既義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
大矣蓋仁根於心性所有天所命也惟體
仁則能盡性惟盡性則能得天故志於仁

者其衷為天所誘所謂載者培之善者福
之作善降之百祥之類是也志於不仁者
其鑿為天所奪所謂傾者覆之禍者淫之
你不善降之百殃之類是也然則繼道者
善者善者仁天道無私常予善人所以救
之使安衛之使固者以其善於慈而已此
三寶所以慈為先又以見仁為百善之總
名人道之大成也好仁者無以尚之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二